

請掀開經本，七十三面第二行。

這個文有四句，就是說明四種淨土淨穢的標準，第一句是從五濁輕重上來分，凡聖同居土。第二句是講方便有餘土，就是「析體巧拙」，從這個地方說方便有餘土的淨穢。析是分析，體是體會，從分析認識萬法皆空，這個方法比較上笨拙一點；當下能夠領會，這就是根性比較利一點。所以，體空觀是方便淨，析空觀是方便穢，是這麼樣分法。第三句是講實報土，這是講三觀，次第三觀就是實報穢，一心三觀就是實報淨。常寂光土是「分證」跟「究竟」，分證，從圓教初住到等覺菩薩都叫做寂光穢土；究竟覺那就是成佛了，最後一品生相無明斷盡了，這是寂光淨土。所以有些大乘經上說，「唯佛一人居淨土」，那就是常寂光的淨土。這是略說，我們應當要知道的。

底下一段文是給我們講，就是詳細說明四種淨土。在七十四面第一行、第二行，這是說明同居土。七十五面第三行這一段是說的方便有餘土。在七十七面第一行，這有四行，給我們說的是實報莊嚴土。在七十八面第三行起這兩行零一句，是給我們說的常寂光土。這是經文以及註解比較詳細的說明。這個四種淨土，我們在《彌陀經》裡面講過，在《無量壽經》也講過，所以這段文我們就把它省掉，並不很重要。因為我們講座時間比較短，我們要選擇重要的，與我們修行有密切關係的我們多說一點。

後面總結，在七十九面倒數第四行。「故以修心妙觀，能感淨土，為經宗也。」我們翻開八十面，看註子。八十面第一行，從第四個字看起。「釋題三觀，為被何人，為何處用，須知正為生同居

淨故說三觀。」這是佛說經之目的，以及祖師大德給我們講解這部經，用意全在凡聖同居土。為什麼？因為凡聖同居土，說實在話我們確實有分。上三土不見得有分，這個一土確實有分。但是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面讀到，西方極樂世界是平等世界，即使是凡聖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那個實報土上上品的受用我們也能得到。這是非常不可思議！一切經裡面沒有這個說法，一切諸佛剎土裡面，也沒聽到佛有這種說法，這是西方世界之殊勝。所以，一切諸佛都勸眾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；換句話說，十方世界諸佛淨土是不平等的。釋迦牟尼佛有淨土，釋迦牟尼佛的實報莊嚴土絕對不亞於西方極樂世界，但是它不在一起。西方世界四土在一起，一生一切生。這是我們本師淨土不如阿彌陀佛淨土的地方，不是本師沒有淨土。我們要知道這個事實的真相，才明白世尊為什麼不勸我們生他自己的實報莊嚴土，而去生阿彌陀佛的凡聖同居土，理由就在此地。

所以我們一定要曉得，這部經裡面所講的修行的方法，什麼人有資格來修？「為被何人」，什麼人有這個條件有資格修？「為何用處」，修學這個法門有什麼利益，有什麼好處？底下給我們講清楚了。須知，必須要知道，正為生同居淨，故說三觀，我們今天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，確實它正說就是凡聖同居淨土。「隨其惑斷淺深之處，自然感得有餘等三，非僅為感實報寂光，說三觀也。」正為是佛意，所以才能夠普度九界眾生，就是連惡道、五逆十惡、地獄相現前都能夠得度。這是如來徹底悲心，顯示這個法門廣大無邊。至於往上去的那三種淨土，那是隨我們自己修行斷惑淺深了，如果我們的斷惑程度深，自然就往上提升；斷惑程度淺，也能生方便土，總而言之，統統都能往生。這才是佛給我們說這個法門真正的用意，祖師大德給我們講經、註解，目的都在此地。

底下一段是講用，「論用」。前面講宗是修因，這個地方是講

結果，我們依照這個方法修行，修了之後有什麼用處？就是有什麼好處，這個地方要給我們說好處。「四論用，宗是自行所修之法」，是我們自修的方法，「用是利他所施之法」。用主要是講利益，既能利他當然自利，自己得不到利益，如何能夠利他？所以這個用簡直就可以說是講修行的利益，利益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「自行趣理」，自己明理證果，「故明妙觀，利他攝機」，利他是可以幫助別人，我們自己得到這個好處，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好處介紹給別人，不可以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不是大乘心，與阿彌陀佛、與諸佛菩薩的心不一樣。心不一樣，換句話說，跟他就不是同志。不是同志，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也沒法子相處，為什麼？心不一樣，不能相處。我們想法、看法、作法都不相同，這怎麼能住在一起？所以，想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必須跟阿彌陀佛、跟大眾，我們的想法、看法、作法大致都相同，志同道合，這才能夠歡喜同住在一起。

佛教給我們修六和敬，西方極樂是六和敬最圓滿的一個僧團。我們如果不修六和敬，西方極樂世界去不了，念佛念得再好，一天念十萬聲佛號也去不了。六和敬在哪裡修？現在就要修，千萬不要以為我現在不修沒有關係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再修。現在沒有這個基礎，西方世界人不要你。所以六和非常重要。阿彌陀佛建立西方世界，他的用意就是要普度十法界有情眾生，我們要跟阿彌陀佛同心同願、同德同行。這是我們受持《無量壽經》、受持淨宗五經一論，目的也就在此地。

「合通眾善，他宜妙觀，亦須教修，自行助道，豈廢眾善，是故宗用，法必齊等，但有自行化他之異耳。」自行就是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，自行化他是一樁事情。化他要有機緣，機緣不成熟的，自己充實自己。機緣成熟了，一定要盡心盡力幫助別人。可見得自行是化他的準備，化他正是自行的大用現前，實在是一樁事情。一

樁事情在形象上是有差別的，這個一定要知道。知道之後才曉得自行不是自私自利，不是小乘，是因緣還沒有成熟；自己本身德行還沒有具備，現在努力的來修學。在修學的初學過程當中，有化他之願，沒有化他之行，行的力量不夠，所以先要充實自己。不是不准你博學多聞，在第一個階段是要你先斷煩惱，所以把博學多聞放下。斷煩惱的時候，決定不可以博學多聞，博學多聞斷不了煩惱，只是增長邪見；增長邪見，換句話就是增長煩惱。我要斷煩惱，再增長煩惱，怎麼能斷得了？

所以修行第一個階段是修清淨心，萬緣放下，把心定下來，不要去攀緣，這個時候好事不如無事，要修這個。到自己真正充實了，有能力了，有緣一定要去幫助別人，不幫助別人就沒有慈悲心。那個時候是博學多聞，利益眾生。所以，自行化他是有階段的，有次第的，這是一定要知道。這個次第要是亂掉了，那真的很可惜，我們的時間、精力浪費，到最後一事無成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下面這是給我們正式來解釋論用。「次辨經用，用者力用也，生善滅惡，為經力用。」「鈔云，行者應知體宗用三，別明三法」，從形相上、作用上來講是三樁事情，要從體上講是一樁事情。「乃從一性」，這三樁事情都離不開自性，「起於二修，體是法身，所顯性也，宗是般若，能顯智也，用是解脫，所起力也」。體是一個，二修就是般若、解脫。「二雖修成，須知本具」，修成的實在是在本性裡頭本來具足的，如果性要不本具，雖修也不會成就。無量的智慧是自性本具的，正因為是本具，所以佛在大經上講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你修成佛了你得到什麼？一樣也沒得到。一樣都沒有得到，是一樣都不缺乏；一樣都不缺乏，原是自性本來具足的，不是從外面得的，外面沒有一法可得。真正明瞭外面沒有一法可得，我們才真正回過頭來修性，修自性。外頭沒有一法可得，要記住。

現在大家把這個事情忘掉了，都向心外求法。心外求法求得什麼？求的全是別人的。譬如學講經，他不修自性，不修自己清淨心，去找別人的註解。看釋迦牟尼佛的經典去研究，講一輩子是釋迦牟尼佛的，不是自己的。依照古人的註解，全是古人的東西，與自性毫不相關，這個就錯誤了。真正會修的人，雖然展開釋迦牟尼佛講的經，經典一展開跟自己自性相應。把我自性《觀無量壽經》藉著他這個經本，把我自性的經引出來，我講的是自性裡面的《觀無量壽經》，不是釋迦牟尼佛的《觀無量壽經》。自性本來具足這個經典，跟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經典是一樣的，無二無別。要這樣修法！這是佛教給我們的，佛真正的意思。

像蠟燭一樣，這個蠟燭點亮了的，我本身是這一支蠟燭，我借它的光點亮，這就對了。借它的光點亮了，是我本身放光，所放的光明跟它的光明是沒有兩樣的。絕對不是我跟著它的光走，永遠在它的光明照耀之下，自己不能放光，這就錯了。諸位總要明瞭這個意思。生善滅惡，惡就是指的妄想執著，善就是本性裡面本來具足的無量智慧德能。也可以說惡就是本性上面的種種障礙，把這些障礙去掉，使我們本性智慧德能再現前，這就對了。這是真正生善滅惡，這是本經的作用。

我們再看底下一段，八十一面的疏文，倒數第五行。「滅惡故言力」，因為經的作用能幫我們斷一切惡，從這個意思，我們說它有力量，說它作力。「生善故言用」，它能夠把本性性德顯發出來，這有用處。「滅惡故言功」，功德兩個字的定義，在此地也很明顯的顯示出來。什麼是功？功是滅惡。什麼是德？德是生善。現在有很多人把功德兩個字搞錯了，認為做功德是什麼？到寺廟裡面去捐一點錢，這我們做了很多功德。你錢捐的再多，好事做得再多，你的惡念有沒有斷掉？性德有沒有現前？如果做了很多好事，我惡

念沒有斷掉，性德沒有現前，這是一點功德也沒有。

達摩祖師剛到中國來的時候，正是梁武帝在位的時候，梁武帝是佛門的大護法，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。他以帝王之尊、以國家的財力建了四百八十座寺院，度了幾十萬人出家，他供養。達摩祖師來，梁武帝見到之後，他向達摩祖師請教：我的功德大不大？達摩祖師說了老實話，並無功德。從功德這個定義講，他沒有功德。梁武帝一生氣就不護持他，所以他跑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，才等到一個慧可。實在講，梁武帝做的是什麼？是福德。如果他要說我福德大不大？那福德是真大，功德沒有，功德是斷煩惱顯本性，這個是功德。

所以諸位要曉得，持戒是不是功德？持戒要得定，那個戒是功德；持戒若不能得定，持戒是福德。實在講，我這個講話還有毛病，定要開慧，定是功德，定要不開慧，定還是福德，定既然是福德，戒當然是福德。所以，因戒生定，因定開慧，一定要開慧，前面的戒、定是功德；如果慧不開，戒、定都是福德。定生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不能出三界，不能出三界不算是功德。這個名詞裡面的含義，我們要搞清楚。所以持戒，怎麼樣才能得定？持戒要不管別人就會得定。自己戒很清淨，看到這個人破戒，那個人犯戒，心裡就不高興。你想想看，他怎麼會得定？他這個戒律自己很清淨，常常生煩惱。看別人破戒他心裡不舒服，他要罵人、要批評人，心裡面生貢高我慢，「我戒律精嚴，你不如我」，他搞這一套。

這個毛病自古以來就有，祖師大德都免不了。我們看傳記裡面，你看中國律宗始祖唐朝終南山的道宣律師，他就有毛病，律宗始祖。窺基大師去訪問的時候，窺基是大乘法師，窺基法師對小節不重視，很隨便、很馬虎，好像看起來戒律不莊嚴。他是戒律精嚴，感動到天人送供。戒律精嚴天人佩服，每天中午，他是日中一食，

那一餐飯天人來送供養，每天給他送供養。窺基法師來的時候，他瞧不起窺基法師，認為窺基法師學問是很好，講經也講得不錯，不守戒律，所以瞧不起。窺基法師到山上來，他也是覺得今天可以做給窺基法師看看，「天人送供養給我，你沒有，我的戒律比你高」。結果那一天天人沒送供來，他就餓了一天。到第二天，窺基大師走了。第二天天人送供養來，他就問他，昨天你為什麼沒有送供養來？這天人就告訴他，昨天有大乘菩薩在山上，全山護法神保護，我進不來。道宣法師聽了，身上流冷汗，慚愧！才曉得自己貢高我慢，真正求懺悔。

所以，大小乘不一樣，小乘重在事相上，大乘重在清淨心上。他雖然表面上好像不守戒律，心地比你清淨，你戒律很端嚴，心地沒有人家清淨。所以大乘法、大乘戒律論心不論事，大乘戒律在心上，事相上不講求。小乘戒律，論事不論心，小乘戒律注重外表，心地清淨不清淨，不論這個。所以結罪也是如此，比如說殺生，在小乘戒，殺害眾生身命這是破戒；心裡想殺並沒有殺，這個不破戒。他論事不論心，跟我們現在法律斷案一樣，完全要有事實證據，心裡怎麼想法那個沒關係，那個不犯法的。大乘戒律不一樣，大乘戒律是論心不論事，心裡面動了這個念頭，我要殺他，就破戒了。事實上有沒有殺？沒殺，沒殺已經破戒了。假如說大乘菩薩殺了一個人，心裡沒動一個念，並沒有想殺他，這個不犯法，不破戒。他是論心不論事，小乘戒是論事不論心，不一樣。所以，大乘斷惡生善完全從心性上來說，不像小乘，小乘從事相上來講的。

所以，功德跟福德我們也要把它辨別清楚。福德要不要修？要修，不能沒有福，沒有福做什麼事情都有困難，有福做事情方便。像我們就是，我是沒有修福，過去生中是修慧不修福，所以這一生很苦，生活過得很苦，幫助眾生緣也不足。確實要福慧雙修。

我們把這個文再看下去。「此皆偏舉，具論必備也。」這個地方講力、講用、講功、講德，一個字一個字分開來說，這是偏舉，可是在作用上，力、用、功、德都是圓滿的。「苦是惡果，貪嗔痴是惡因，惡因不除，果不得謝」，苦就是六道輪迴，這是真苦。苦的因是什麼？就是貪瞋痴，嗔就是瞋恚，貪瞋痴這是把苦因，苦因很多，這三個是最重要的。要細說，貪瞋痴底下有傲慢，有對於聖教的懷疑，對於諸佛菩薩、祖師大德的教訓不能夠信受，這叫疑。再有錯誤的想法、錯誤的看法，那叫惡見，這就多了，這都是苦因。苦因要不拔除，你想離苦得樂是決定做不到的。「是故此經能令五逆罪滅，往生淨土，即是此經之大力用也。」這部經能夠叫五逆，五逆是最苦的，苦到極處了，都能夠離苦得樂，可見得這個經的功德、力用實在是殊勝無比。這些殊勝究竟是什麼？就是本經裡面所講的理論、所說的方法。理論如果我們不清楚，我們的懷疑就不會斷；方法要不明瞭，我們就不曉得怎麼修法。這個經擺在面前，雖然第一殊勝，對我們還是起不了作用。因此，必須要真正明白它的道理，要曉得它修行方法。

我們的講席實在因為時間短，要真正說這個本子是略本，不是完全的本子，完全的本子就是送給諸位精裝那麼厚的，那一大本。那一大本才是完全的本子，這個本子是從那個本子上節錄下來的。但是那個本子諸位看看那麼多，如果我們要好好的把它細細講一遍，每天講一次，像通常我們講經講一個半小時，至少要講一年，沒有一年講不下來。我們現在講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，你們看看那個本子，這一本從頭到尾講一遍要講四百多次，一次一個半小時要講四百多次，講一年多，天天講。像我這緣不足，要常常到外面去跑，一年只能在台灣住上四個月，所以這部經要講很多年才能講圓滿。希望大家真正能發心，好好的學，學個兩、三年學成了，國外你



們代我去講。我不要出去，坐在這個地方，那這樣的大經一年講一部還可以講幾部，對於同修有真正的利益，有真實的利益。

實在講，學講經不需要辦佛學院，中國自古以來沒聽說過辦佛學院的，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沒查到，在各宗語錄、山誌裡頭也沒有看到。人才是怎麼訓練出來的？是講小座訓練出來，就是複講。譬如我晚上講經，真正學講經的人，我晚上講你們好好聽，到第二天白天，你們複講一遍，是這樣學成的。我過去在台中跟李老師學，也是講小座，就是複講。李老師那時候講《楞嚴經》，他講一遍，我也從頭到尾講一遍。他講的時候是講堂裡講給大家聽，我講的時候是六個同學聽。我一個班只有七個人，包括我在內，我講，他們六個人聽。但是六個都是學講經的，都是內行的，所以我講了之後，他們六個人要批評，要給我指教。這樣互相切磋琢磨才能夠學成功。所以不是佛學院。

真正學講經，一定要覆小座，覆小座就是學講。老一輩的法師都是這個方法出來的。演培法師是觀宗寺覆小座出身，他老人家自己告訴我的。他也是很小出家，跟著諦閑老法師，他的基礎是諦老給他奠的，也就是講小座，叫他複講。以後，諦閑法師圓寂之後，他跟太虛法師。跟太虛法師，你看太虛法師講很多東西，《太虛法師全書》有不少演培法師記錄的，替他整理紀錄的筆記。是這樣出身，這個出身才真正踏實、堅固。這一段註子裡面也註得不少，我們把它念一遍好了。諸位看八十二面，從第一行最後一句念起。

「須知滅惡，極於阿鼻」，阿鼻是阿鼻地獄，這個講惡，惡到了極處。什麼樣的罪業墮阿鼻地獄？造五逆罪業。五逆是殺父親、殺母親。父母對自己生育、養育之恩太大了，一生報答不盡，殺父母這個罪非常之大，這是墮阿鼻地獄。阿鼻是梵語音譯過來的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叫無間地獄，就是他受苦沒有間斷的，這樣的地獄。

「生善，至於妙覺」，生善，最善是成佛，妙覺是成佛，比等覺還高。等覺菩薩還有一品生相無明沒斷，換句話說，他的善還沒有到頂點。成佛，無明煩惱統統斷乾淨了，生善到了極處。「方是圓經力用功德」，大乘圓教的經典力用功德這才是到了究竟圓滿。這是講大乘經，像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圓覺》、《楞嚴》都是屬於這一類的，淨土三經也是大乘圓教，都有這樣大的力用。

底下告訴我們，滅惡要滅惡因，惡的果，從果上沒有用處，果除不了，要在因上下手。因是什麼？因講到總綱領，就是妄想執著；要講得粗淺一點，就是錯誤的思想、見解，跟貪瞋痴慢的煩惱。諸位要是真正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讀書不能隨便讀，聽人講東西也不能隨便聽，為什麼原因？這個書是不是一本好書？這個書是幫助我們斷煩惱的，還是增長我們煩惱的？這個要知道！假如這個書它可以幫助我們心地清淨的，這是好書；這個書是幫助我們生起妄想的，這個書就不是好書。從前帝王時代，現在有很多人反對帝制，說帝王時代帝王專制怎麼怎麼的不好。實在講，我認為帝王時代好。我在新加坡講經，演培法師有一天跟我聊天，他說法師，你是贊成皇帝，還是贊成民主？我說我贊成皇帝。民主固然有民主的好處，但是兩下一比較，民主不好的地方多，好的地方少，帝王制度好處多，不好的地方少。

譬如講這個思想上的染污，從前帝王專制時代，言論不自由、出版不自由，這是真的。你出版一本東西要經過國家審查，你這裡面言論、思想對於國民沒有妨害的，不至於引導他邪思邪見，才可以讓你流通、讓你出版。現在好了，一切都自由都開放，這一自由開放，什麼樣邪知邪見、奇奇怪怪東西統統都出籠。我們沒有定功、沒有智慧，一接觸都以為那是真的。所以，現在這個世界思想、見解的染污，比地球的染污還要嚴重。帝王時代不自由，我們還能

過太平的日子，現在自由了，太平日子都過不到。你們想想哪個好？所以，我還是贊成出皇帝好。好，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